



Tales of the Jazz Age

爵士时代的
故事

[美] 弗朗西斯·司各特·菲兹杰拉德 著

良品 译

Short Stories

F. Scott Fitzgerald

Tales of the Jazz Age

爵士时代的
故事

[美] 弗朗西斯·司各特·菲兹杰拉德 著

出版人：胡洪侠
责任编辑：岳鸿雁
复审：谭祎波
封面设计：董歆昱
技术编辑：杨杰 林洁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爵士时代的故事 / (美) 弗朗西斯·司各特·菲兹杰拉德著；良品译. -- 深圳：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，
2017.12

ISBN 978-7-80709-823-2

I . ①爵… II . ①弗… ②良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美国 - 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1541 号

爵士时代的故事

Jueshi Shidai De Gushi

(美) 弗朗西斯·司各特·菲兹杰拉德 著
良品 译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12.25

字数：241千字 印数：1-9,000册

ISBN 978-7-80709-823-2 定价：4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

我最后的风流少女们

002

橡皮糖

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故事，发生在佐治亚州的小城塔尔顿。我对塔尔顿的印象一向很好，但不知怎么，一写到那里的人和事，我就必然收到南方各地发来的邮件，信中是异口同声的谴责和反对。《橡皮糖》正是这样一篇千夫所指的作品，它最早收录于《大都会》。

创作这个故事的时机，是在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后不久，当时我的心情比较微妙。另外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人合作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怎么也写不好“掷骰子”的场景，只得求助于我的夫人。她是个标准的南方姑娘，对于这一传统有趣的地方性娱乐活动，无论是技巧还是术语都堪称行家。

033

骆驼屁股

在我创作的所有故事中，这恐怕是最不费周章，也最让我发笑的一篇。说它不费周章，是因为它是我在新奥尔良城中，仅用一天时间一蹴而就的。当时的写作目标明确，要用稿费买一块价

值六百美元的镶钻白金手表。于是我早上七点开始动笔，深夜两点收工，后来刊登在一九二〇年的《星期六晚邮报》上，同年又收录到《欧·亨利纪念文集》中。这故事应该是本书中我最不中意的一篇。

让我发笑是因为故事中关于骆驼的情节千真万确。当时我和某位先生相继受邀参加化妆舞会，我们相约一起打扮成骆驼屁股——故事不过是忠实记录这件轶事罢了。

074

五一节

这个令人不快的故事，最早作为中篇小说刊载于一九二〇年七月的《时髦男女》上，灵感来自于上一年早春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。那些事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它们在现实中毫无关联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开启了爵士时代的那个春天四处弥漫着的狂躁情绪。我在故事里尝试将它们归入同一种模式（但恐怕不太成功）——在那几个月的纽约，有些年轻人（至少其中一个）感受到了它的氛围。

152

瓷浴缸与粉红色

“你还为其他什么杂志写稿吗？”年轻女子问。

“嗯，没错。”我肯定道，“有些小说和戏剧，登在《时髦男女》上……”

年轻女子全身颤动了一下。

“《时髦男女》！”她惊叫道，“你怎么可以！他们整天都发那些在蓝色浴缸里洗泡泡浴的女孩之类的垃圾。”

接着，我极为愉快地告诉她，她指的是几个月前我的那篇《瓷浴缸与粉红色》。

奇幻作品

170

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

有时我会进入一种“第二状态”，写出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。比如去年登载于《时髦男女》的《一颗像丽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》便是如此，那是一篇纯属自娱自乐的作品。当时我沉浸在一种渴求奢靡的心态里，而创作这篇故事正好用想象力喂饱了那种渴望。

某位著名的评论家说，比起我其他的作品，他更中意这种狂放浮夸的风格。我个人虽然更喜欢《离岸的海盗》，但就像林肯说过的（我稍作了改动）：如果你喜欢一种东西，那么这种东西，它就是讨你的喜欢呀。

230

本杰明·巴顿奇事

这个故事的灵感得益于马克·吐温说过的一句话：何其遗憾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开头，而最糟的总在最后。我写这个故事，并非为了验证他的这一说法，而只是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中的某个人身上做了一个小实验。搁笔几个星期后，我就在塞缪尔·巴特勒的《笔记簿》中，发现了极为相似的情节。

这篇故事刊登在去年夏天的《科利尔》杂志上，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匿名仰慕者寄来了这样一封让人意外的信件：

先生：

我从《科利尔》杂志上读到了本杰明·巴顿的故事。我想说，作为一个短篇故事作家，您会越写越疯的。我一生中见过许多嗑了药的瘾君子，但谁都比不上您这样疯。我本不该为您浪费笔墨，但想想还是告诉您一声。

268

齐普赛街的塔昆

这篇作品是六年前我还在普林斯顿念大学时写的。经过大刀阔斧的修改后，最终发表在一九二一年的《时髦男女》上。构思这篇故事时，我脑中只有一个想法——我，要当诗人。纵观全文，无处不显示出我当年多么醉心于遣词排句。不求情节出奇，唯恐文笔平淡。我对这篇故事抱有一种奇特的喜爱之情，不是出于内容的价值，而是写作时的青涩年代。

280

噢，红发女巫！

这是在刚完成第二部小说的草稿后写下的故事。人在那种状态下的自然反应，就是想要写一篇不需要刻意构思任何角色的随意的故事。没有任何束缚的感觉恐怕让我下笔时有些忘乎所以，但经过反复掂量，我还是决定让它保持原样。也许有些读者会对故事中混乱的时间线感到头疼，我只能自我辩护说，不管岁月如何对待梅林·格兰杰，我本人始终是以现代的思维方式进行写作的。这篇故事最早刊载于《大都会》。

未分类的杰作

326

幸福的残片

这个故事，我可以说是它自己找上门来，以不可拒绝的气势央求我将其写下的。你也许会说它不过是一篇充满伤感的拙劣之作，但在我看来远非如此。说它不够真诚或是缺少悲剧色彩，那么责任不在故事的题材，而是我写作能力不足。

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最早刊登了这个短篇。某个如今仍然在职的编辑曾说它值“四顶金色桂冠”或者类似的溢美之词。那位编辑总爱用火山或者扮演涅墨西斯的约翰·保罗·琼斯的幽灵来处理生硬的情节剧，最初的段落通常伪装成亨利·詹姆斯的风格，并暗示接下来会有黑暗而微妙的复杂情节：“令人奇怪的是，肖·迈克菲的案件与马丁·索罗那不可思议的态度，竟然毫无关系。这个插曲至少被三位观察者（我们姑且略去他们的姓名）认为是是不可能的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”直到小说中可怜的小坏蛋被迫露面，情节剧才正式开始。

359

伊奇先生

这是唯一一篇在纽约一家旅馆中写成并最终发表的杂志短篇。写作地点是一家叫做尼克伯格的旅店卧室，据我所知不久后那家值得纪念的旅店就倒闭了。

对此我缅怀了一段时间，后来还是把故事登在了《时髦男女》上。

同《齐普赛街的塔昆》一样，这个故事也写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，几年后初稿发表于《名利场》。对于这篇作品所使用的写作技巧，我必须向斯蒂芬·里科克先生致歉。

我曾被这个故事逗得哈哈大笑，尤其是刚写完的时候，但现在笑不出来了。好在还有人告诉我觉得这篇很有趣，所以姑且收录进来。我想应该还能好笑个几年吧，至少能坚持到变幻莫测的流行之风完全厌倦了我、我的作品和这篇故事的那一天。

请容许我为这个乌七八糟的目录先道个歉。我将这些发生在爵士时代的故事奉献给匆匆赶路中不忘阅读的人们，还有在阅读中不忘赶路的人们。

My Last Flappers
我最后的风流少女们

橡皮糖

1

吉姆·鲍威尔是块橡皮糖¹——虽然我很想把他写成个讨喜的人物，但又觉得在这点上骗人不地道。他就是一块固执己见、本性难移、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的橡皮糖。在梅森-迪克森线²往南很远的“橡皮糖地带”上，他懒散地在“橡皮糖季”里成长，那里一年到头都是“橡皮糖季”。

1 Jelly Bean 直译为“吉利糖豆”，是美国 Jelly Belly 糖果公司所生产的内层为软糖心、外壳为硬糖衣，有嚼劲，状如黄豆的一种糖豆。这种糖豆有 50 多种不同口味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俗语中，指游手好闲，穿着花里胡哨，头脑简单的年轻男子。

2 梅森-迪克森线（Mason-Dixon line），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分界线，为过去蓄奴州的最北边界线，亦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的分界线。

要是你管一个孟菲斯¹人叫“橡皮糖”，他十有八九会从屁兜里拽出根又长又粗的绳子来，一抬手把你吊死在哪根电线杆子上；要是你管一个新奥尔良²人叫“橡皮糖”，他大概会齜着牙冲你一乐，然后问你那个拐带着你的妞儿去参加狂欢节化装舞会的人是谁。那一小块“橡皮糖地带”便是这一历史的发源地，它介于上述两座城市之间，是一座只有四万人口、在佐治亚州南部昏昏沉沉地打了四万年瞌睡的小城。它偶尔也会从瞌睡中惊醒，嘟囔几句发生在某时某地的一场早已被人遗忘的战争。

吉姆是块橡皮糖。我再次提笔写下这句话，就因为它念上去怪好听的——好像童话故事的开头——而吉姆也貌似是个好人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脑海里冒出的吉姆是这般模样：一张浑圆诱人的脸，头上的帽子里会长出各种各样的叶子和蔬菜来。可事实上吉姆又高又瘦，还老哈着腰，都是整天趴在台球桌上给趴出来的。在没有种族歧视的北方，他大概就是那种街头浪荡、游手好闲的人。可到了冥顽不化的南方，“橡皮糖”指的就是终其一生来演绎“闲混”的各种状态的那种人——我正闲混着；我之前在闲混；我将闲混下去。

吉姆是在一幢白房子里出生的。房子伫立于绿荫遮蔽的街角，房前有四根饱经风吹雨打的立柱，屋后有好多格子围篱，

1 孟菲斯（Memphis），美国田纳西州最大城市。

2 新奥尔良（New Orleans）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座海港城市。

与阳光下花团锦簇的草地交错组成怡人的背景。最早在白房子里住的人拥有隔壁、隔壁的隔壁，然后再隔壁的隔壁的土地，但那是太久远太久远的事了，久到连吉姆的老爸都记不清。事实上，吉姆他爸也没太把这当回事儿，以致于在某次斗殴中挨了枪子儿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他都懒得把这个告诉给当时已经吓惨了的五岁小吉姆。白房子后来变成了家庭旅馆，由一位来自梅肯、寡言少语的女人打理，吉姆叫她玛米姨妈，并打从心底讨厌她。

吉姆长到十五岁时上了中学，顶着一头打结的蓬乱黑发，内心惧怕姑娘。他憎恨自己的家，家里四个女人再加上一个老头子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、无休无止地聊着鲍威尔家当初拥有哪块地，将来会开出哪种花。城里一些小姑娘的父母想起吉姆的妈妈，总说吉姆和她拥有同样黑色的眼睛和头发。有时，他们会邀请吉姆参加聚会。可是聚会让吉姆感到羞怯，他情愿坐在蒂利修车厂拆下来的车轴上掷骰子，或者用一根长长的稻秆一刻不停地鼓捣他的嘴。为了挣零用钱，他打些小工，就更不会去参加聚会了。在第三次聚会上，小马乔里·海特冒失地嘀咕说吉姆是个时常要去送杂货的小子，虽然声音很低，可还是有人听见了。从那以后，吉姆和两步舞、波尔卡舞就再也挨不上边儿。他去学了一手掷骰子绝活，想要什么数都能扔出来；他也靠听人们讲过去五十年间十里八乡俗辣的枪击事件来打发时间。

到了十八岁，战争爆发，他应征入伍，成为一名水兵，在查

尔斯顿海军船坞擦了一年的黄铜部件；之后换防去了北方，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又擦了一年的黄铜部件。

战争结束，他回了家。那时他二十一岁，裤子穿得太短也太紧绷。脚下那双系扣的鞋子狭长细窄，领带是紫色和粉红色的撞色拼接，这种像阴谋一样的色彩选择巧妙而惹眼。领带上方是一双蓝色的眼睛。整条领带看起来像一块美丽却老旧的布，经过长时间的暴晒，已经褪了色。

四月里的一天傍晚，暮色之中，一抹柔和的灰光流淌在棉花田间和闷热的小城里。这时的吉姆在暮光中成为一道靠着木栅栏的模糊剪影。他吹着口哨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悬挂在杰克逊大街街灯上空的月晕，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，这问题在此后一小时内都挥之不去——橡皮糖收到了聚会邀请。

想当年——所有男孩厌恶所有女孩的那些日子——克拉克·达罗和吉姆在学校里就已是同窗好友了。当吉姆的社交渴望被淹死在修车厂油污的空气中时，克拉克已经恋爱、失恋这样往复折腾了好几遭，后来他上了大学，嗜酒成瘾，然后再戒。一言以蔽之，他是城中最有名的花花公子之一。尽管如此，克拉克和吉姆仍然保持着友谊，虽然关系松散，但是确凿无疑。就在那个下午，吉姆正在人行道上闲逛，克拉克的老福特在他旁边减速慢行。毫无预兆地，克拉克邀请他去参加乡村俱乐部的一场聚会。无论是发出邀请的冲动还是接受邀请的冲动，都同样令人费解。后者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无意识的倦怠，要不就是突然点燃的冒险

精神在作祟。眼下，他正严肃认真地思考此事。

他唱起了歌，长脚板懒散地敲击着人行道上松动的石板，石板上下的翘动恰巧应和了他喑哑的歌声：

一英里外的橡皮糖镇上，
住着橡皮糖女王珍妮。
她热爱骰子并对骰子们好，
骰子们也对她呱呱叫。

歌声戛然而止，吉姆被石板绊了一下，突然一个踉跄。

“该死的！”他骂出声来。他们都会出现在聚会上——过去的那个小团体。对吉姆来说，仗着白房子（虽然早就卖掉了）及壁炉上灰色制服军官画像这点资本，过去的他，好歹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可渐渐地，这帮家伙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、越来越紧密。这种渐变如同女孩一寸一寸加长的裙子，也像男孩子的裤脚突然垂到脚踝那般的笃定。对于这个不问姓甚名谁、短命的早恋来得快去得快的小圈子，吉姆只是个局外人，一个白皮肤的穷酸小跟班。这伙人没有几个不认识吉姆的，可这种认识却透出恩赐、俯就屈尊的范儿。当然，吉姆也只对那帮人中的三四个女孩有过些点头之交，仅此而已。

暮色渐浓，月亮挂在蓝色天幕的背景上，小城异常闷热，遍是让人欢欣的热辣气息。吉姆穿行其中，往杰克逊大街方向走

去。商店正纷纷打烊，最后一拨儿顾客也正慢慢往家的方向漂移，就像骑着旋转木马一般如梦似幻地悠悠荡荡。明亮小巷的深处，有个摆满五颜六色小货摊的夜市，夜色中混响着各种音乐之声——汽笛风琴奏出的东方舞曲，畸形秀前响起的忧伤号角，还有手风琴奏出《回到田纳西故乡》的欢快曲调。

橡皮糖在一家小店逗留了一会儿，买了一个假衣领，然后悠闲地朝“山姆苏打水”店逛过去。在这个夏天的傍晚，小店门前照例停着三四辆车，还有几个黑人小孩儿拿着冰激凌和柠檬水跑来跑去。

“嗨，吉姆。”

一个声音从他身旁传过来——乔·尤因和玛丽莲·韦德坐在车里，后座是南希·拉玛尔和一个陌生男人。

橡皮糖轻托帽檐儿以示敬意。

“嗨，本——”然后，他短促得几乎无法察觉地顿了一顿，“你们都还好吧？”

几辆车驶过，他继续慢条斯理地朝着修车厂方向晃过去，在那儿的楼上有一个属于他的房间。刚才那句“你们都还好吧”是说给南希·拉玛尔听的，他已经有十五年不曾跟她讲过话了。

南希有一张让人想要亲吻的柔唇，深邃的双眸，还有一头遗传了她出生在布达佩斯的母亲的蓝黑色秀发。从前，吉姆常常能在街上碰见南希。她习惯把手插在口袋里，走起路来像个小男生一样。吉姆知道，她与莎莉·卡罗尔·霍伯形影不离，

从亚特兰大¹到新奥尔良这一路上，这两个女孩不知伤了多少人、留下多少破碎的心。

有那么几秒钟时间，吉姆真希望自己也会跳舞。然后他自己都笑了，在快到门口的时候，吉姆又轻声唱起了歌：

她的媚，令人意乱情迷，
那双褐色的大眼睛，
她是橡皮糖女王中的女王，
橡皮糖镇里我的珍妮。

2

九点半，吉姆和克拉克在“山姆苏打水”店门口碰头，搭上克拉克的老福特前往乡村俱乐部。

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香，老福特在夜色中叮里咣啷地前行。

“吉姆，”克拉克随口问道，“你都靠什么生活啊？”

橡皮糖没有立刻作答，思量起来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吉姆总算开口了，“蒂利修车厂楼上有我一个房间，下午的时候我帮他修修车，他也就不要我房租了。有

1 亚特兰大 (Atlanta)，美国佐治亚州首府及最大城市。